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第八

烏將軍一飯必開 陳大郎三人重會

詩曰

每訝衣冠多盜賊 誰知盜賊有英豪

談觀當日及時雨 千古流傳義氣高

話說世人最怕的是个強盜二字。做詩罵人惡語不
知道也。只見得一邊若論起李天下那一處沒有強
盜。假如有一等做官的。慢圖欺君。侵剝百姓。雖然官
高祿厚。難道不是大盜。有一等做公子的。倚靠着父
兄勢力。張牙舞爪。詐害鄉民。受投獻。窩贓私。無所不
爲。百姓不敢聲冤。官司不敢盤問。難道不是大盜。有

一等做舉人秀才的，呼朋引類，把持官府，起滅詞訟，每有將良善人家，拆得爛飛星散的，難道不是大盜？只論衣冠中，尚且如此，何況做經紀客商，做公門人役，三百六十行中人，儘有狠心狗行，狠似強盜之人，在內，自不必說。所以當時李涉博士遇着強盜，有詩云：

暮雨瀟瀟江上村，
相逢何用藏名姓。

綠林豪客夜知聞，
世上于今半是君。

這都是嘆笑世人的話。世上如此之人，就是至親切友，尚且反面無情，何況一飯之恩，一宿之識，倒不如

水滸傳上說的人，每每自稱好漢英雄，偏要在綠林中，靜氣做出世人難到的事出來。蓋爲這綠林中，也有一箇無奈，借此棲身的，也有爲義氣上，做了人，借此躲難的，也有朝廷不用，淪落江湖，因而結聚的，雖然只是歹人多，其間似義跡用的，到也儘有當年趙禮讓肥，反得粟米之贈，張齊賢遇盜，更多金帛之遺，都是古人實事。且說近來蘇州有箇王生，是箇百姓人家，父親王三郎，商賈營生，母親李氏，又有箇孀母，楊氏，却是孤孀無子的。幾口兒一同居住，王生自幼聰明乖覺，孀母甚是愛惜他，不想年紀七八歲時，父

每兩口相繼而入，多虧計這楊氏等，幸完備，就把王生養爲己子，漸漸長成，起來轉眼間，又是十八歲了。商賈事體，是件伶俐，一日楊氏對他說：「這你如今年紀長大，豈可坐喫箱空？我身邊有的家資，并你父親剩下的，儘勾營運，待我湊成千來兩，你到江湖上做些買賣，也是正經。」王生欣然道：「這個正是我們本等。」楊氏就收拾起千金東西，交付與他。王生與一班爲商的計議定了，說南京好做生意，先將幾百兩銀子，置了些蘇州貨物，揀了日子，僱下一隻長路的航船，行李包裹多收拾停當，別了楊氏起身，到船燒了神。

福利市就便開船一路無話不則一日早到京口越
着東風過江到了黃天蕩內忽然起一陣怪風滿江
白浪掀天不知把船打到一個甚麼去處天色昏黑
了船上人擡頭一望只見四下里多是蘆葦前後並
無第二隻客船王生和那同船一班的人正在慌張
忽然蘆葦裏一聲鑼響划出三四隻小船來每船上
各有七八個人一擁的跳過船來王生等喘做一塊
叩頭討饒那夥人也不來和你說話也不來害你性
命只把船中所有金銀貨物盡數捲擄過船叫聲聒
噪雙槳齊發飛也似划將去了滿船人驚得魂飛魄

散月靜口呆，王生不覺的大哭起來道：「我直如此薄，就與同行的商量，道如今盤纏行李俱無，到南京何幹？不如各自回家，再作計較。」唧唧噥噥了一會，天色漸漸明了，那時已自風平浪靜，撥轉船頭，望鎮江進發。到了鎮江，王生上岸，往一個親眷人家借得幾錢銀子，做盤費。到了家中，楊氏見他，不久就回，又且衣衫零亂，面貌憂愁，已自猜個八九了。只見他走到面前，唱得個喏，便哭倒在地。楊氏問他仔細，他把土項事說了一遍。楊氏慰安他道：「見樂，這也是你的命，又不是你不老成，花費了，何須如此煩惱？且安心在。」

家兩日再湊些本錢出去務要趕出前番的來便是。王生道：「已後只在近處做些買賣罷，不擔這樣子緊遠處去了。」楊氏道：「男子漢千里經商，怎說這話？」住在一家一月有餘，又與人商量道：「揚州布好賣，松江買，了布到揚州就帶些銀子，糴了米，荳回來，甚是有利。」楊氏又湊了幾百兩銀子，與他到松江，買了百來筒布，獨自寫了一隻滿風桶的船，身邊又帶了幾百兩，糴米荳的銀子，合了一個夥計，擇日起行，到了常州，只見前邊來的船隻隻氣，嘆口渴道：「擠壞了，擠壞了。」忙問緣故，說道：「無數糧船，阻塞住丹陽路，自青羊鋪，

朱家
潘通

直到靈口水洩不通買賣船莫想得進王生道怎麼
好船家道難道我們上前往看他擠不成打從孟河
走他娘罷王生道孟河路怕恍惚船家道擠得只是
日裏行何礙不然守得路通知在何日因遂依了船
家走孟河路果然是天青日白時節出了孟河方歡
喜道好了好了若在內河里幾能掙得出來正在快
活間只見船後頭水響一隻三槳八槳船飛也似趕
來看看至近一撓鉤搭住十來個強人手執快刀鐵
尺金剛圈跳將過來元來孟河過東去就是大海日
裏也有強盜的惟有空船走得今見是買賣船又悔

王生腹
大空有
微風

氣恰好撞着了，怎肯饒過盡情搬了去。惟船家手裏
還捏着櫓，一鐵尺打去船家拋櫓不及。王生說畢之
中把眼睜去，認得就是前日黃天蕩裡一班人。王生
口裏喊道：「大王前日受過你一番了，今日如何又在
此相遇？」我前世直如此少，你的那強人內中一箇長
大的說道：「果然如此，還他些做盤纏，就把一介小小
包裹，掠將過來，掉開了船，一道烟，反望前邊江裏去
了。」王生只叫得苦，拾起包裹，打開看時，還有十來兩
零碎銀子在內，噙着眼淚，冷笑道：「且喜這番不要借
盤纏，僥倖就對船家說道：『誰叫你走此路，弄得』」

我如此回去了罷。船家道：世情變了，白日打劫，誰人曉得？只得轉回舊路，到了家中。楊氏見來得快，又一心驚，王生淚汪汪地走到面前，哭訴其故，難得楊氏是個大賢之人，又眼裏識人，自道：姪兒必有發跡之日，並無半點埋冤，只是安慰他，教他守命，再做道理。過得幾時，楊氏又湊起銀子，催他出去道兩番，遇盜多是命裏所招，命該失財，便是坐在家裏，也有上門打劫的，不可因此兩番墮了家傳行業。王生只是害怕。楊氏道：姪兒疑心，尋一個起課的，問個吉凶，討個前路，便是。果然尋了一個先生到家，接連占卜了幾

處做生意都是下卦惟有南京是箇土上卦又道不
消到得南京但往南京一路上去自然財文旺相楊
氏道我的兒大膽天下去得小心寸步難行蘇州到
南京不上六七站路許多客人往往來來當初你父
親你叔叔都是走熟的路你也是悔氣偶然撞這兩
遭盜難道他們專守着你一个遭遭打劫不成占卜
既好只索放心前去王生依言仍舊打點動身也是
他前數注定合當如此正是

簞底東西命裡財 皆緣鬼使共神差
強徒不是無因至 巧弄他們送福來

王生行了兩日，又到楊子江中。此日一帆順風，真个兩岸萬山如走馬，直抵龍江關口。然後天曉，上岸不及了，打點渡船。他每是驚彈的鳥，傷着一隻巡哨虎船，邊捨好了船，自道萬分無事，安心歇宿。到得三更，只聽得一聲鑼響，火把齊明，睡夢裡驚醒，急睜眼時，又是一夥強人，跳將過來，照前搬个盤盞，看自己船時，不在原泊處，所已移在大江濶處，來了火中仔細看他們搶擄，認得就是前兩番之人。王生硬着膽，扯住前日還他包裹，這個長大的強盜，跪下道：「大王，小人只求一歛。」大王道：「我等誓不傷人性命，你去罷了。」

如何反來歪纏王生哭道大王不知小人習學父母全虧得嬌娘重托出來爲商剛出來得三次恰是前世欠下大王的三次都撞着大王奪了去殺我何面目見嬌娘也那裡得許多銀子還他就是大王不殺我時也要跳在江中死了決難回去再是恩潘之面了說得傷心大哭不住那大王是個有義氣的覺得可憐他便道我也不殺你銀子也還你不成我有道理我昨晚劫得一隻客船不想都是打網的苧麻且是不少我要他沒用我取了你銀子把這些與你做本錢去也勾相當了王生出於望外稱謝不盡那夥

人便把苧蔴亂拋過船來，王生與船家慌忙併疊，不及細看，約莫有二三百捆之數。強盜拋完了苧蔴，已自胡哨一聲，轉船去了。船家認着江中小港門，依舊把船移進宿了。候天大明，王生道：「這也是有人心的強盜，料道這些苧蔴也有差不多千金了。他也是劫了去，不好發脫，故此與我。如今就是這樣發行去，賣有人認出，反爲不美。不如且載回家，打過了細改了樣式，再去別處貨賣，麼仍舊把船開江下水，船快不多時，到了京口，開一路到家。兒過嬌嬌，又把上項事一一說了。」楊氏道：「雖沒了銀子，換了偌多苧蔴來。」

也不爲大虧，便打開一細來看，只見一層一層解到裡邊，細心中一塊硬的，纏束甚緊，細細解開，乃是幾層綿紙，包着成錠的白金，隨間第二細，細細皆同一船。芋藤共有五千兩有餘，乃是久慣大客商江行防盜，假意貨芋藤，暗藏在細內，瞞人眼目的。誰知被強盜不問好歹，劫來今日，却富了王生。那時楊氏與王生叫聲慙愧，雖然受了兩三番驚恐，却平白地得此財，比本錢加倍了，不勝之喜。自此以後，出去營運，遭遭順利，不上數年，遂成大富之家。這個然是王生之福，却是難得這大王一點慈心，可見強盜中未嘗

沒有好人如今再說一個也是蘇州人只因無心之中結得一個好漢後來以此起家又得夫妻重會有一詩爲証

說時俠氣凌霄漢

聽罷奇文冠古今

若得世人皆仗義

貪泉自可表清心

却說景泰年間蘇州府吳江縣有個商民複姓歐陽媽媽是本府崇明縣曾氏生下一女一兒兒年十六歲未婚那女兒二十歲了雖是小戶人家到也生得有些姿色就贅本村陳大郎爲婿家道不富不貧在門前開小小的一爿雜貨店舖往來交易陳太郎和

小舅兩人管理他們翁婿夫妻那舅之間你愛我愛做生意過日忽遇寒冬天道陳大郎往蘇州買些貨物在街上行走只見紛紛洋洋下着國家祥瑞古人有詩說得好道是

盡道豐年瑞

豐年瑞若何

長安有貧者

宜瑞不宜多

那陳大郎冒雪而行正要尋一個酒店沽酒暖寒忽見遠遠地一個人走將來你道是怎生模樣但見一身上緊穿着一領青服腰間暗懸着一把鋼刀形狀帶些威雄面孔更無細肉兩頰無非不亦悅邊

身都是德輔如

那個人。生得身長七尺。胸闊三停。大大一個面龐。大半被長鬚遮了。可煞作怪。沒有鬚的所在。又多有一毛長寸許。刺却眼睛外。把一個嘴臉。遮得縫地也無了。正合着古人笑話。鬚不仁。侵擾乎其旁。而不已於。是面之所餘。無幾。陳大郎見了。喫了一驚。心中想道。這人好生古怪。只不知。喫飯時如何處置。這些鬚。鬚露得個口出來。又想道。我有道理。拚得費錢。把銀子請他到酒店中。一坐。便看出他的行動來了。他也只是見他異樣。要作個耍。連忙躬身向前唱喏。那人還。

陳大郎
元月不

一

酒

禮不迭，陳大郎道：「小可欲邀老丈酒樓小叙。」那人是个達來的，况兼落雪天氣，又飢又寒，聽見說了，喜逐顏開，連忙道：「素昧平生，何勞厚意？」陳大郎攜个鬼道小，可見老丈骨格非凡，必是豪傑，敢扳一話。那人道：「却是不當口。」裡如此說，却不推辭。兩人一同上酒樓來。陳大郎便問酒保：「打了幾角酒？」回了一腿羊肉，又擺上些鷄魚肉菜之類。陳大郎正要看他動口，就舉杯來相勸。只見那人接了酒盞，放在棹上，向衣袖取出一對小小的銀札鈎來，掛在兩耳，將鬚毛分開，札起，拔刀切肉，恣其飲啖。又嫌杯小，問酒保：「討个

大碗連喫了幾盞，然後討飯。飯到，又喫了十來碗。陳大郎看得呆了，那人起身拱手道：「多謝兄長厚情，願聞姓名鄉貫。」陳大郎道：「在下姓陳，名某，本府吳江縣人。那人一一記了。陳大郎也求他姓名，他不肯達箇明白，只說我姓烏，浙江人。他日兄長有事，到敝省，或者可以相會。承兄盛德，必當奉報，不敢有怠。」陳大郎連稱不敢，當下算還酒錢。那人千恩萬謝出門，作別自去了。陳大郎也只道是偶然的說話，那裡認真歸來對家中人說了，也有信他的，也有疑他說謊的，俱各笑了一場，不在話下。又過了兩年有餘，陳大郎只

爲做親了數年並不曾生得男女夫妻兩箇發心要
往南海普陀落伽山觀音大士處燒香求子尚在商
量未決忽一日歐公有事出去了只見外邊有一個
人走進來叫道老歐在家麼陳大郎慌忙出來答應
却是崇明縣的褚敬橋施禮罷便問令岳在家否陳
大郎道少出褚敬橋道令親外太媽陸氏身體遠和
特地叫我寄信請你令岳母相伴幾時大郎聞言便
進來說與曾氏知道曾氏道我去便要去只是你岳
父不在眼下不得脫身便叫過女兒兒子分付道外
婆有病你每姊弟兩人可到崇明去伏侍幾日待你

該知年
少不宜
使如此
趨出

父親歸家，我就來換你們便了。當下商議已定，便留
褚敬橋喫了午飯，央他先去回覆。又過了兩日，姊弟
二人收拾停當，叫下一隻艍船起行。那魯氏又分付
道：「與我上覆外婆，須要寬心調理，可說我也就要來
的。雖則不多日路，你兩人年小，各要小心。」二人領諾，
自望崇明去了。只因此一去，有分教：

綠林此日逢嬌冶，紅粉從今踏險危。

却說陳大郎自從妻舅去後，十日有餘，歐公已自歸
來。只見崇明又央人寄信來說道：「前日褚敬橋回覆
道：教外甥們就來，如何至今不見？」那歐公夫妻和陳

大郎都喫了一大驚，便道：「去已十日了，怎說不見寄信的？」道：「何曾見半个影來？」你令岳母到也好了。只是令愛令郎是甚緣故，陳大郎忙去尋那載去的船家，問他船家道：「到了海灘邊，船進去不得，你家小官人與小娘子說道：『上岸去路不多遠，我們認得的。』你自去罷。」此時天色將晚，兩個急急走了去。我自搖船回去了，如何不見那款公？意得無計可施，便對媽媽道：「我在此看家，你可同女婿往望文母，就訪訪消息歸來。」他每兩箇心中慌得無措，聽得說了，便一刻也遲不得，急急備了行李，催了船隻。第二日早早到了崇明。

無路可
尋不覺
是怒

相見了陸氏媽媽問起緣由纔知病體已漸痊可只是外甥兒女毫不知些踪跡那魯氏便是心肝肉的放聲大哭起來陸氏及隣舍婦女們驚來問信的也不知陪了多少眼淚陳大郎是个性急的人敲棹拍凳的怒道我曉得都是那褚敬橋寄甚麼鳥信是他趨駭打劫用計拐去了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忿氣走到褚家那褚敬橋還不知甚麼緣由劈面撞着正要問個來歷被他劈胸揪住喊道還我人來還我人來就要扯他到官此時已鬧動街坊人奔擁來看那褚敬橋面如土色嚷道有何得罪也須說个明白大郎

道你還要白賴我好好的在家裡你寄甚麼信把我
妻子舅子拐在那裏去了、褚敬橋拍着胸膛道真是
冤天屈地、要好成歡、吾好意爲你寄信、你妻子自不
曾到今日、這話却不是禍從天上來、人郎道我妻舅
已自來十日了、怎不見到、敬橋道可又來到你家
寄信時、今日算來十二日了、次日傍晚到得這裏、以
後並不曾出門、此時你家妻舅還在家未動身、我在
何時拐騙、如今四隣人舍都是証見、若是我十日內
曾出門到那裡、這便都算是我的緣故、衆人都道那
有這事、這不撞着拐子、就撞着強盜了、不可冤屈了、

平人陳大郎情知不開他事只得放了手忍氣吞聲跑回魯家就在崇明縣進了狀詞又到蘇州府進了狀詞批發本縣捕衙緝訪又各處粉牆上貼了招子許出賞銀二十兩又尋着原載去的船家也拉他到巡捕處討了个保押出挨查仍舊到崇明與曾氏共住了二十餘日並無消息不覺的殘冬將盡新歲又來兩人只得回到家中歐公已知上項事了三人哭做一堆自不必說別人家多歡歡喜喜過年獨有他家煩煩惱惱一个正月又匆匆的過了不覺又是二月初頭依先沒有一些影響陳大郎猛然想着道去

年要到普陀進香，只爲要求兒女。如今不想，連兒女的母親都不見了。我直如此命蹇。今月十九日是觀音菩薩生日，何不到彼進香還願？一來祈求的觀音報應，二來看些浙江景致，消遣悶懷，就便做些買賣。算計已定，對丈人說過，託店舖與他管了，收拾行李取路望杭州來。過了杭州錢塘江，下了海船，到普陀上岸，三步一拜，拜到大士殿前焚香，頂禮已過，就將分離之事通誠了一番，重復叩頭道：「弟子虔誠拜禱，伏望菩薩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使夫妻再得相見，拜罷。」船就泊在巖邊，宿歇，睡夢中見觀音。

菩薩口授四句詩道

合浦珠還自有時，驚危目下且安之。

姑蘇一飯鼎須重，人海茫茫信可期。

陳大郎颯然驚覺，一字不忘。他雖不甚精通文理，這幾句却也解得。嘆口氣道：「菩薩果然靈感，依他說話，相逢似有可望。但只看如此光景，那得能勾心下把快那一飯的事？早已不記得了。清早起來，開船歸家，行不得數里海面，忽地起一陣颶風，吹得天昏地暗，連東西南北都不見了。舟人牢把船舵，任風飄去。須臾之間，飄到一個島邊，早已風恬日朗。那島上有小

嘍囉數百正在那里使鎗弄棒此箭輪繁一見有船
船飄到正是老鼠在貓口邊過如何不喫便一點的
都搶下船來將一船人身邊銀兩行李盡數搜出那
多是燒香客人所有不多不滿衆意提起刀冰嚇他
要殺陳大郎情急了大叫好漢饒命那些嘍囉聽得
是東路聲音便問道你是那里人陳大郎戰兢兢道
小人是蘇州人嘍囉們便說道既然如此且綁到大王
面前發落不可便殺因此連衆人都饒了齊齊綁到
聚義廳來陳大郎此時也不知是何主意總之這條
性命一大半是閻家的了閉着淚眼口裡只念救苦

救難觀世音菩薩。只見那廳上一个大王，慢慢地踱下廳來，將大郎細看了一看，大驚道：「元來是吾故人。」到此，快放了鄉陳大郎，聽得此話，纔敢偷眼看那犬王時節，正是那兩年前遇着多鬚多毛，酒樓上請他喫飯這個人。嘍囉連泐解脫繩索，大王便扯一把交椅過來，推他坐了。納頭便拜道：「小孩兒每不知進退，誤犯仁兄，望乞恕罪。」陳大郎還禮不迭，說道：「小人觸冒山寨，理合就戮，敢有他言。」大王道：「仁兄怎如此說？」小可感仁兄雪中一飯之恩，于心不忿，屢次要來探訪仁兄，只因山寨許多事，不便日前曾分付孩兒們，

大目七
卷八

凡遇蘇州客商不可輕殺今日得遇仁兄天假之緣也陳大郎道既榮壯上不棄小人時乞將同行衆人包裹行李見遲早回家鄉誓當卹環結紳大玉道未曾盡得薄情仁兄如何就去況且有一事要與仁兄慢講回頭分付小婁羅寬了衆人的綁還了行李貨物先放還鄉衆人歡天喜地分明是鬼門關上放將轉來把頭似齋蒜的一般拜謝了大王又謝了陳大郎只恨爹娘少生了一兩隻腳如飛的開船去了大王便叫擺酒與陳大郎壓驚須臾齊備擺上廳來那酒館內山珍海錯也有人肝人腦也有大王定席之後

處知只
是夢有
他吃飯

飲了數杯，陳大郎開口問道：「前日倉卒有慢，不曾備細請教得壯士大名，伏乞詳示。」大王道：「小可生在海邊，姓烏，名友，少小就有些膂力，衆人推我爲草寇主。此島因見我鬚毛太多，稱我做烏將軍。前日由海道到崇明縣，得遊官府與仁兄相會，小可不是鋪啜之徒。」感仁兄一飯，蓋因我輩錢財輕意，氣重。仁兄若非塵埃之中，深知小可一個素不相識之人，如何肯欣然歛納，所謂士爲知己者，歟？仁兄果我之知己耳。」大郎聞言，又驚又喜，心裏想道：「好僥倖也！若非前日一飯，今日連性命也難保。」又飲了數杯，大王問道：「動」

小舅並無他人大王道如今各平安否大郎下淚道不敢相瞞舊歲期妻妻弟一同往崇明探親途中有失至今不知下落大王道既是這等尊嫂定是尋不出了小可這里有個婦女也是貴鄉人年貌與兄正當小可欲將他來奉仁兄箕箒意下如何大郎恐怕觸了大王之怒不敢推辭大王便大喊道請將來請將來只見一男一女走到廳上大郎定睛看時元來不是別人正是妻子與小舅禁不住相持痛哭了一場太王便教增了筵席三人坐了客位大王坐了主

位說道仁兄知尊嫂在此之故否舊歲冬間孩兒每
往崇明海岸無人處做些細商道路見一男一女傍
晚同行拿着前來小可問出根由知是仁兄宅眷松
令各館別室不敢相輕于今兩月有餘急忙里無个
緣便心中想道只要得邀仁兄一見便可用小力送
還今日不期而遇天使然也三人感謝不盡那妻子
與小舅私對陳大郎說道那日在海灘上望得見外
婆家了打發了來船姊弟正走開遇見一夥人纏纏
將來道是性命休矣不想一見太王查問來歷我等
一一實對便把我們另眼相看我們也不知其故今

日見說却記得你前年間曾言蘇州所遇果非虛訪
了。陳大郎又想道：「好僥倖也。前日若非一飯今日連
妻子也難保酒罷起身。」陳大郎道：「素父母望眼將穿
既蒙壯士厚恩完聚得早還家爲幸。」大王道：「既如此
明日送行。」當夜送大郎夫婦在一个所在送小舅在
一个所在各歇宿了。次日又治酒相饌三口并謝了
要行。大王又教僕僮托出黃金三百兩白金一子兩
彩段貨物在外不計其數。陳大郎推辭了幾番道：「重
承厚賜隻身難以持歸。」大王道：「自當相送。」大郎只得
拜受了。大王道：「自此每年當一至。」大郎應允。大王相

送出島邊，僂爾們已自駕船相等，他三人歡歡喜喜，別了登舟，那海中是強人出沒的所在，怕甚風濤險阻，只兩日，竟由海道中送到崇明上岸，海船自去了。他三人竟走至外婆家來，見了外婆，說了緣故，老人家肉天肉地的叫歡喜，無極。陳大郎又叫了一隻船，三人一同到家。歐公歐媽見兒女女婿都來，遂道是睡里夢里，大郎便將前情告訴了一遍，各各悲歡了一場。歐公道：「此果是烏將軍義氣，然若不過颶風，何緣得到島中？」普陀大士真是感應，應大郎又說着大士夢中四句詩，舉家嘆異。從此大郎夫妻年年到普陀。

進香都是烏將軍差人從海道迎送每番差開千金
少則數百必致重負而返陳人郎也年年往他州外
府覓些青珍異物奉承烏將軍又必加倍相答遂做
了吳中巨富之家乃一飯之報也後人有詩贊曰

勝不啻一飯金 誰知剽盜有情深
世間每說奇男子 何必儒林勝綠林

拍案驚奇卷第九

宣徽院仕女歌

清安寺夫婦笑啼緣

聞說氤氲使

專司風世緣

詩曰

豈徒生作合

慣令成重還

順局不成幻

逆施方見權

話說人世婚姻前定

難以強求不該是姻緣的隨你

用盡機謀壞盡心術到底沒收場及至該是姻緣的

雖是被入扳障受人離開却又散的弄出合來成的

弄出活來從來傳奇小說上邊如倩女離魂活的弄

此等話
可息人
妄想爾
竹

拍案驚奇

卷九

出魂去成了夫妻，如雀護渴漿，成的弄轉魂來成了夫妻。奇奇怕怕，難以盡述。只如太平廣記上邊說有一個劉氏子，少年任俠，膽氣過人，好的是張弓拔矢，馳馬試劍，飛騰蹴鞠，諸事交遊的人，總是些劍客博徒，殺人，不償命的。幸賴子弟一日遊楚中，那楚俗習，尚正與相合，就有那一班見意氣相投的人，成羣聚黨。如兄若弟，往來有人對他說道：鄰人王氏女，美貌當今無比。劉氏子就央座中人爲媒，去求聘他。那王家道雖然，此人少年英勇，却聞得行徑古怪，有些不務實，恐怕後來惹出事端，悞了女兒終身，堅執不肯。

此如樣在

想
事畢可

那女兒久聞得此人英風義氣到有幾分慕他只嫌着爹娘做主無可奈何那媒人回覆了劉氏子劉氏子是個猛烈漢子道不肯便罷大丈夫怕沒有好妻子愁他則甚一些不放在心上又到別處開遊了幾年其間也就說過幾家親事高不湊低不就一家也不曾成得仍舊到楚中來那鄰人王氏女雖然未嫁已許下人了劉氏子聞知也不放在心上這些舊時朋友見劉氏子來了都來訪他仍舊聯肩疊背日裏合圍打獵獵得些獐鹿雉兔晚間就烹炮起來成羣飲酒沒有三四鼓不肯休歇一日打獵歸來在郭外十餘

里一個林子裏下馬少憩只見樹木陰慘境界荒涼有六七個土堆多是雨淋泥落屍棺半露也有棺木毀壞屍骸盡見的衆人看了道此等地面虧是日間若是夜晚獨行豈不怕人劉氏子道大丈夫神欽鬼伏就是黑夜有何怕懼你看我今日夜間偏要到此處走一遭衆人道劉兄雖然有膽氣怕不能如此劉氏子道你看我今夜便是衆人道以何物爲信劉氏子就在古墓上取墓磚一塊題起筆來把同來衆人名字多寫在上而說道我今帶了此磚去到夜間我獨自送將來指着一個棺木道放在此棺上明日來

看便是我送不來我輸東道請你衆位我送了來你衆位輸東道請我見放着磚上名字挨名派分不怕少了一個衆人都笑道使得使得說罷只聽得天上隱隱雷響一齊上馬回到劉氏子下處又將射獵所得烹宰飲酒霎時間雷雨大作幾個霹靂震得屋宇都是動的衆人戲劉氏子道劉兄日間所言此時怕鐵好漢也不敢去劉氏子道說那裏話你看我雨畧住就走果然陣頭過雨小了劉氏持了日間墓碑出門就走衆人都笑道你看他那裏演帳演帳回來搗鬼我們且落得喫酒果然劉氏子使着酒性一口氣

走到日間所歇墓邊，笑道：「你看這夥懦夫，不知有何懼怕，便道到這裏來不得。」此時雷雨已息，露出星光。微明正要將磚放在棺上，只見棺上有一件東西蹲踞在上面。劉氏子摸了一摸，道：「奇怪，是甚物件？」暗中手捻捻看，却像是個承衾之類，裏着甚東西。兩手合抱將來，約有七八十觔重，笑道：「不拘是甚物件，且等我背了他去，與他們看看。」等他們就曉得省得，直到明日纔信他自恃膂力要嚇這班人，便把磚放了一手拖來，背在背上，大踏步便走到得家來，已是半夜。衆人還在那裏呼紅叫六的，喫酒聽得外邊腳步響。

曉得劉氏子已歸恰像負着重東西走的正作疑感
間門開處劉氏子直到燈前放下背上所負看地燈
下一看却是一個簇新衣服的女人。死屍可也。奇怪
挺然卓立更不僵仆一座之人猛然擡頭見了個個
驚得尿滾尿流有的逃躲不及劉氏子再把燈細細
照看。死屍面孔只見臉上脂粉新施形容甚美只是
雙眸緊閉口中無氣。止不知是甚麼緣故。眾人都懷
懼怕道劉兄惡取笑不當人子。怎麼把一個活人背
在家裏來嚇人。快快仍背了出去。劉氏子大笑道此
乃吾妻也。我今夜還要與他同衾共枕。怎麼捨得負

了。出。去。說。罷。就。裸。起。雙。袖。一。抱。抱。將。上。床。來。與。他。做。
了。一。頭。口。對。了。口。果。然。做。一。被。睡。下。了。他。也。只。要。在。
衆。人。面。前。賣。弄。膽。壯。故。意。如。此。做。作。衆。人。又。怕。又。笑。
說。道。好。無。賴。賊。直。如。此。大。膽。不。怕。拚。得。輪。東。道。與。你。
罷。了。何。必。做。出。此。滲。瀨。勾。當。劉。氏。子。憑。衆。人。自。說。只。
是。不。理。自。睡。了。衆。人。散。去。劉。氏。子。與。成。屍。睡。到。了。四。
鼓。那。死。屍。得。了。生。人。之。氣。口。鼻。裏。漸。漸。有。起。氣。來。劉。
氏。子。駭。異。忙。把。手。摸。他。心。頭。却。是。溫。溫。的。劉。氏。子。道。
慙。愧。敢。怕。還。活。轉。來。正。在。疑。慮。聞。那。女。人。四。肢。已。自。
動。了。劉。氏。子。越。吐。着。熱。氣。接。他。果。然。翻。個。身。活。將。起。

更

來道這是那里，我却在此。劉氏子問其姓名，只是含羞不說。須臾之間，天大明了，只見昨夜同席這千人有幾個走來道：「昨夜成屍在那裏？」元來有這樣異事。劉氏子且把被遮着女人，問道有何異事。那些人道：「元來昨夜鄰人王氏之女嫁人，梳妝已畢，正要上轎，忽然急心疼死了，未及殯殮，只聽得一聲雷響，不見了屍首。至今無尋處。昨夜兄背來死屍，收怕就是劉氏子。」大笑道：「我背來活人，何曾是死屍？」衆人道：「又來調喉。」劉氏子扯開被，與衆人看時，果然是一個活人。衆人道：「又來奇怪。」因問道：「小娘子誰氏之家？」那女

子見人多了，便說出話來道：奴是此間王家女。因昨夜一個頭暈，跌倒在地，不知何緣在此。劉氏子又大笑道：我昨夜元說道是吾妻，今說將來便是我昔年求聘的了。我何曾弔謊？衆人都笑將起來道：想是前世姻緣。我等當爲撮合。此話傳聞出去，不多時，王氏父母都來了，看見女兒是活的，又驚又喜。那女兒曉得就是前日求親的劉生，便對父母說道：兒身已歿，還魂轉來，却遇劉生。昨夜雖然是個死屍，已與他同寢半夜也難另嫁別人了。爹媽做主，則個衆人都攬轍道：此是天意，不可有違。王氏父母遂把女兒招了。

劉氏子爲婿後來偕老可見天意有定如此作合儘
若這夜不是暴疾大雷王氏女已是別家媳婦了又
非劉氏子誠膽作戲就是因雷失屍也有何涉只因
是夙世前緣故此奇奇惟惟顛之例之有此等異事
這是個父母不肯許的又有一個父母許了又悔的
也弄得歿了活轉來一念堅貞終成夫婦留下一段
佳話名曰鞦韆會記止是

猜誠所至

金石爲開

貞心不寐

歿後重諧

這本話乃是元朝大德年間的事那朝有個宣徽院

使叫做字羅是個色目人，乃故相齊國公之子，生自相門，窮極富貴，第宅宏麗，莫與爲比，却又讀書能文，敬禮賢士。一時公卿間多稱誦他好處。他家住海子橋西，與僉判奄都刺經歷東平王榮甫三家相聯通。家往來宣徽私居後有花園一所，名曰杏園。取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之意。那杏園中花卉之奇，亭榭之好，諸貴人家所不能仰望。每年春宣徽諸妹諸女邀院判經歷兩家宅眷於園中設鞦韆之戲，盛陳飲宴，歡笑竟日。各家亦隔一日設宴還答。自二月末至清明後方罷，謂之鞦韆會。于時有個樞

密院同僉帳本兒不化的公子，叫做拜住，騎馬在花
園牆外走過，只聞得牆內笑聲在馬上欠身一望，正
見牆內鞦韆就歡，闊方濃，遙望諸女都是絕色，拜
住勒住了馬，潛身在柳陰中，恣意偷覷，不覺多時，那
管門的老園公聽見牆外有馬鈴響，走出來看，只見
這一個騎馬郎君呆呆地對牆裏覷着，園公認得是
同僉公子，走報官徽宣，徽宣急叫人趕出來，那拜住纔
撞見園公時，曉得有人知覺，恐怕不雅，已自打上一
鞭，去得遠了，拜住歸家來，對着母親誇說此事，盛道宣
徽諸女個個絕色，母親解意，便道：「你，我正是門當戶

對只消遣媒求親自。然應乞何必望空羨慕。就央個媒婆到宣徽家來說親。宣徽笑道莫非是前日騎馬看鞦韆的。吾正要擇婿。教他到吾家來看看才貌。若果好便當許親。媒婆歸報同僉同僉大喜。便叫拜住盛飾儀服。到宣徽家來。宣徽相見已畢。看他丰神俊美。心裏已有幾分喜歡。但未知內蘊才學如何。思量試他。遂對拜住道。足下喜看鞦韆。何不以此爲題賦。菩薩蠻一調。老夫要請教。則個拜住請筆視出來。墨而就詞曰。

紅繩畫板柔荑指。東風燕子雙雙起。誇俊要爭高。

更將裙繫牢。牙床和困睡。一付金釵。整。雅枕。起
來遲。紗窓月上時。

宣徽見他才思敏捷。韻句鏗鏘。心下大喜。分付安排
盛席款待。筵席完備。待拜住以子好之禮。送他側首
坐下。自己坐了主席。飲酒中間。宣徽想道。適間詠歌
艷詞。雖是流麗。然或者是那日看過歌。艷便已有此
題咏。今日偶合着題目的。不然如何。慙。慙。來得快。真
個七步之才也。不過如此。待我再試他一試。看恰好
聽得樹上黃鸝巧轉。就對拜住道。老夫再欲求教。將
滿江紅調賦。鶯一首。望不吝珠玉。意下如何。拜住領

命卽席賦成拂拭刻藤揮灑晉字呈上宣徽詞曰

嫩日舒晴韶光艷碧天新霽正桃腮半吐鶯聲初
試孤枕乍聞弦索悄曲屏時聽笙簧細愛錦蠻柔
舌韻東風愈嬌媚幽夢醒閒愁泥殘杏褪重門
閉巧音芳韻十分流麗入柳穿花來又去欲求好
友真無計望上林何日得雙棲心迢遞

宣徽看見詞翰兩工心下已喜及讀到末句曉得是
見景生情暗藏着求婚之意不覺拍案大叫道好佳
作真吾婿也老夫第三夫人有個小女名喚連哥失
里堪配君子待老夫喚出相見則個就傳雲板請三

此却是笑
於夫

這是大孝
要不得

夫人與小姐上堂當下拜住拜見了岳母又與小姐
連哥夫里相見了正是歡。歡。會。裏。女。伴。中。最。絕。色。者。
拜住不敢十分擡頭已自看得較切不比前日牆外
影響心中喜樂不可名狀相見罷夫人同小姐同步
却說內宅女眷聞得堂上請夫人小姐時曉得是看
中了女婿別位小姐都在門背後縫裏張着看見拜
住一表非俗個個稱羨見連哥夫娶進來私下與他
稱喜道可謂門闌多喜氣女婿近乘龍也合家讚美
不置拜住辭謝了宣徽回到家中與父母說知就擇
吉日行聘禮物之多詞翰之雅喧傳都下以為盛事

誰知好事多磨風雲不測臺諫官員看見同僉富貴
豪宕上本叅論他賄私奉聖旨發下西臺御史勘問
免不得收下監中那同僉是個受用的人怎喫得牢
獄之苦不多幾日生起病來元來元朝大臣在獄有
病例許題請釋放同僉幸得脫獄歸家調治却病得
重了百藥無效不上十日嗚呼哀哉舉家號痛誰知
這病是惹的牢瘟同僉既死閭門染了此症沒幾日
就斷送一個一月之內弄個盡絕止剩得拜住一個
不、死、却、又、被、西、臺、追、贓、入、官、家、業、不、勾、賠、陪、其、個、轉、
眼、間、水、消、瓦、解、家、破、人、亡、宜、敬、好、生、不、忍、心、裏、要、收、

對日以前
爲此今以
爲下

好個女
兒如此
立心天
地定矣

留拜住回家成親教他讀書以圖出身與三夫人商
議那三夫人是個女流之輩只曉得炎涼世態那里
管甚麼大道理心裏佛然不悅元來宣徽別房雖多
惟有三夫人是他最寵愛的家裏事務都是他主持
所以前日看上拜住就只把他的女兒許了也是好
勝處今日見別人的女兒多與了富貴之家反是他
女婿家裏凋弊了好生不伏氣一心要悔這頭親事
便與女兒速哥失里說知速哥失里不肯哭諫母親
道結親結義一與訂盟終不可改兒見諸姊妹家榮
盛心裏豈不羨慕但寸絲爲定鬼神難欺豈可因他

貧賤便想悔。賴前言非人所爲兒。誓死不敢從命。宣
徽雖也道女兒之言有理。怎當得三夫人撒嬌撒癡。
把宣徽的耳朵。捉了轉來。那裏管女兒肯不肯。別訴
了平章潤潤出之于僧家奴。拜住。雖然聞得這事。心
中懊惱。自知失勢。不敢相爭。那平章家擇日下聘。比
前番同僉之禮。更覺隆盛。三夫人道爭得氣來。心下
方纔快活。只見平章家揀下吉期。花轎到門。速哥失
里不肯上轎。衆夫人衆姊妹各來相勸。速哥失里大
哭一場。含着淚眼。勉強上轎。到得平章家裏。賓相念
了詩賦。啓請新人出轎。伴娘攔簾。等待再三。不見攔

復移生
為何益
呼事

身攢頭轎內看時叫聲苦也元來連哥失里在轎中
偷解纏腳紗帶縊頸而歿已此絕氣了慌忙報與平
章連平章沒做道理處叫人去報宣徽那三夫人見
說兒天兒地哭將起來急忙叫人追轎回來急解腳
纏將薑湯灌下去牙關緊閉眼見得不醒三夫人哭
得昏暈了數次無可奈何只得買了一副重價的棺
木盡將平日房舍首飾珠玉及兩番夫家聘物盡情
納在棺內入殮將棺木暫寄清安寺中且說拜住在
家聞得此變情知小姐爲彼而歿曉得柩寄清安寺
中要去哭他一番是夜來到寺中見了棺柩不覺傷

心、撫膺大慟、真是哭得三、生、諸、佛、都、垂、淚、滿、房、禪、侶、盡、長、吁、哭、罷、將、雙、手、扣、棺、道、小、姐、陰、靈、不、遠、拜、住、在、此、只、聽、得、棺、內、低、低、應、道、快、開、了、棺、我、已、活、了、拜、住、聽、得、明、白、欲、要、開、時、將、棺、木、四、圍、一、看、漆、釘、牢、固、難、以、動、手、乃、對、本、房、主、僧、說、道、棺、中、小、姐、元、是、我、妻、屈、死、今、棺、中、說、道、已、活、我、欲、開、棺、獨、自、一、人、難、以、着、力、須、求、師、父、們、幫、助、僧、道、此、宣、徽、院、小、姐、之、棺、誰、敢、私、開、開、棺、者、須、有、罪、拜、住、道、開、棺、之、罪、我、一、力、當、之、不、致、相、累、況、且、暮、夜、無、人、知、覺、若、小、姐、果、活、了、放、了、出、來、棺、中、所、有、當、與、師、輩、共、分、若、是、不、活、也、等、我、見、他、

一面仍舊蓋上誰人知道那些僧人見說共分所有他曉得棺中隨殮之物甚厚也起了利心亦且拜住與頭時與這些僧人也是門徒施主不好違拗便將一把斧頭把棺蓋撬將開來只將割然一聲棺蓋開處連哥失里便在棺內坐了起來見了拜住彼此喜極拜住便說道小姐再生之慶果是冥數也虧得寺僧助力開棺小姐便脫下手上金釧一對及頭上首飾一半謝了僧人剩下的還直數萬兩拜住與小姐商議道本該報宣徽得知只是恐怕有變而今身邊有財物不如瞞着進去只央寺僧買些漆來把棺木

仍舊漆好不說出來。神不知鬼不覺。此爲上策。寺僧受了重賄。無有不依照舊把棺木漆得光淨牢固。並不露一些風聲。拜住遂挈了連哥失里。走到上都。尋房居住。那時身邊豐厚。拜住又尋了一館。教着蒙古生數人。復有月俸。家道從容。儘可過日。夫妻兩個。你恩我愛。不覺已過了一年也。無人曉得他的事。也無人曉得甚麼宣徽之女同僉之子。却說宣徽自喪女後。心下不快。也不去問拜住下落。好些時不見了他。只說是流離顛沛。連存亡不可保了。一日旨意下來。拜宣徽做開平尹。宣徽帶了家眷赴任。那府中事體煩

惟宣徽要請一個館客做記室代筆札之勞，爭奈上
都是個極非夷方那裏尋得個儒生出來訪有多日。
有人對宣徽道：近有個士人，自大都挈家寓此，也是
個色目人，設帳民間，極有學問。府君若要覓西賓，只
有此人，可以充得。宣徽大喜，差個人拿帖去快請了
來，拜住看見了名帖，心知正是宣徽，忙對小姐說知
了。穿着整齊，前來相見。宣徽看見，認得是拜住，喫了
一驚，想道：我幾時不見了他？道是流落，歎亡了如何。
得衣服齊楚，容色充盛如此，不覺追念女兒有些傷
感起來，便對拜住道：昔年有負足下，反累愛女身亡。

慙恨無極。今足下何因在此。曾有親事。未曾拜住。道重蒙垂念。足見厚情。小婿不敢相瞞。合愛不亡。見全在此。宣徽大驚道。那有此話。小女當日自縊。今屍棺兄寄清安寺中。那得有个活的在此間。拜住道。令愛小姐與小婿實是夙緣。未絕得以重生。今見在寓所。可以卽來相見。豈敢有誑。宣徽忙走進去。與三夫人說了。大家不信。拜住又叫人去對小姐說。了一乘轎。竟擡入府衙裏來。驚得合家人都上前來。爭看果然。是速哥失里那。宣徽與三夫人。不管是人。是鬼。且抱着頭哭。做了一團哭罷。定睛再看。看去身上穿戴的。

請審人
此相異如

還是驗時之物行步有影衣衫有縫言語有聲料想
真是個活人了。那三夫人道：「我的兒，就是鬼我也捨
不得放你了。」只有宣徽是個讀書人，見識終是不信。
疑心道：「此是屈死之鬼，所以假托人形，幻惑年少口
裏雖不說破，却暗地使人到大都清安寺問僧家的。
緣故。」僧家初時抵賴，後見來人說道：「已自相逢，願認
了。」纔把真心話一一說知。來人不肯便信。僧家把指
木擺開與他看，只見是個空棺，一無所有。回來報知
宣徽道：「此情是實。」宣徽道：「此乃宿世前緣也，難得小
姐一念不移，所以有此異事。早知如此，只該當初抵

我說收養了女婿，怎見得有此多般？三夫人見說，自覺沒趣，懊悔無極，把女婿越看待得親熱，竟贅他在家中。終身後，來速哥失里與拜住生了三子：長子教化，仕至遼陽等處行中省左丞；次子忙古歹，幼子黑厮，俱爲內怯薛帶御器械，教化與忙古歹先歿。黑厮直做到樞密院使，天兵至燕，元順帝御清寧殿，集三宮皇后、太子同議避兵。黑厮與丞相失列門哭諫道：「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當以死守。」順帝不聽。夜半開建德門遁去，黑厮隨入沙漠，不知所終。

平章府轎擡成女，清安寺漆整空棺。

若不是生前分定，幾曾有死後重聚。